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升仙傳 第十四回 變戲法大鬧嚴府 避捕捉奔往伯州

話說小塘說要玩空中換杯，暗暗念咒，拘了一些搬運鬼來，在空中移杯換盞，滿樓上的碗盞叮噹亂響。眾人一見，拍手大笑一齊喝采，這且不提。且說閣老嚴嵩的兒子名叫嚴世蕃，這日從趙文華家赴筵回來，從酒樓經過，聽的樓上笑語喧嘩，勒住坐驢，向小廝言道：「這酒樓與咱府也甚近，什麼人任意喧嘩，快去與我查問。」小廝領命，到樓上與掌櫃的說了。掌櫃的出來，跪在馬前，說：「稟大老爺，今日來了三個吃酒的客人，內中一人變絕好的戲法，所以引的眾人亂笑。求大老爺暫且寬恕，小人叫他們安靜就是了。」世蕃說：「這也罷了，我這些時有些悶倦，叫那人上我府中玩玩，若要好時，自有重賞。」手下人聽見這麼一聲，同掌櫃的跑上樓去，一聲斷喝，說：「爾等太膽大，此處離嚴府能有多遠，竟敢如此狂笑。哪是會變戲法的呢？」小塘說：「就是在下。」手下說：「大老爺叫你府中去玩，與我快走。」小塘說：「是哪一位大老爺呢？」手下人說：「還有哪位？就是當今閣下的大公子嚴大老爺。」小塘說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三人都會玩藝兒，一同去罷。」手下人說：「去也無妨。」

三人一齊下樓，會了酒帳，打發趕腳的走了，叫點化的那個小廝牽著騾子，跟著手下人來在嚴府。此時，世蕃已先回到府中，在大廳上坐著。小塘叫把騾子拴在廳旁，與府內下人言道：「煩你通知公子，我們乃江湖朋友，與人無轄，要以賓客相待。」手下人說：「這個自然，你們只管作揖，我自有話說。」小塘暗與苗慶、承光言道：「二位賢弟看我的眼色行事。」言罷一同上廳，說：「公子請了。」世蕃怒道：「好一些村野匹夫，焉敢如此無禮，與我全鎖起來。」手下人過去回道：「他們係江湖客人，與人無轄，還望寬待他們。」世蕃想了一想，說：「也罷，叫他們作揖便了。」手下人傳下話來，弟兄三人上前施禮，狗子還了個半截揖，吩咐放下三個座兒，叫三人坐下。

狗子問道：「你們三人姓什名誰，會玩什麼戲法？」小塘說：「在下叫作齊有道，這一位是文員外，這一位是師弟道號梅二仙，同在碧山學了幾件仙法，不知公子想看什麼？」狗子言道：「常聽說有個仙女歌舞的故事，未見有人玩過，你可會麼？」小塘說：「公子既然要看，我也不好掃興。」言罷暗把五鬼拘來，如此這般吩咐一遍，五鬼聽令，把嚴府的四隻大狗趕來，變成四個仙姬，手執樂器，顯露身形。狗子一見，喜了個不亦樂乎，對手下言道：「快拿酒來，我看著仙人痛飲三杯，也是一件樂事。」下人聞言，連忙擺上酒饌，那狗子在上，讓也不讓，自己獨樂。忽有個丫頭出來言道：「稟太爺，大奶奶和姨娘們都要來看看咧！」世蕃說：「也罷，放下簾子，叫她們出來見見面。」丫頭領命，垂下簾子，世蕃的大小老婆共有十七八個，俱在簾內往外觀看。

且說狗子手拿酒杯，觀看仙女歌舞，快活的他渾身癢癢，無法可治，說：「齊道士，我要叫仙女陪我盪酒，不知可使得麼？」小塘說：「使得。」連忙吩咐仙女上去陪酒。這四個仙女招展花枝，輕移蓮步，上的廳來，斟酒的斟酒，歌唱的歌唱，把一個狗子引的意馬難收，才要伸手去摟，小塘把劍訣一撒，四個仙女汪的一聲，獻了原形，把桌上的肴饌吃了個精光，餓狗爭食，咬在一處。手下人吆喝打，而嚴世蕃還是呆呆瞧著，滿口裡亂嚷，說：「好厲害的仙女，為什麼反穿皮襖，一齊跑了？」手下人說：「大爺，這裡是什麼仙女，原是四隻大狗！」

小塘喝道：「爾等休得胡言，這是大爺動了邪念，所以仙女惱怒，上天去了。」狗子說：「不錯，這是我的不是。」連忙跑出來望空施禮。小塘說：「公子請坐，以後不可再如此了。」狗子坐下，復又問道：「三位還有什麼戲法，再變一個。」小塘說：「文員外會變蝴蝶。」狗子說：「倒也雅致，就煩變一變罷。」

承光聽說，只瞧小塘，小塘使了個眼色，承光會意，要過一張紙來，撕了個稀爛，眼望小塘，說：「我要變哩！」小塘說：「變罷！」承光把手一撒，小塘暗暗吹了一口仙氣，只見對對粉蝶上下飛舞，喜的簾內一些婦女歡笑不住。有個丫頭撲了兩對，送與狗子的妻妾觀看，小塘把仙氣往簾內一吹，只見那個蝴蝶把翅子一展，撲拉在世藩的兩個美妾臉上，只聽的一齊嚷道：「不好了！六姨的眉毛跑到眼下邊了！」那個說：「你再瞧瞧，九姨的鼻子倒長起來了！」世蕃聽說，連忙跑到簾內，看了看果是如此。急的他滿屋中亂轉，無法可使。

丫鬟說：「大爺盡著發急是不中用的，還是求求玩戲法的，看是怎樣？」狗子聽說這話，跑到了小塘的面前，也不叫齊道了，說：「先生，方才丫頭撲了兩對蝴蝶與小妾們觀看，不知怎的飛在小妾臉上，忽然間，一個眉毛長在眼下，一個鼻子倒長，望先生行個方便，打救打救，恩有重報。」小塘故意作難，道：「公子，只怕尊寵身上不大潔淨，衝了仙法，似此有些難治。」

狗子聽說，更加發急，吩咐家人年七，取了兩個元寶，交與小塘，說：「先生權且收住，等救好時，加倍再謝。」小塘接過元寶，遞與一枝梅揣在懷裡，說：「既然公子這樣懇求，且看你的造化何如！」言罷，往簾子裡吹了一口仙氣，說：「公子，你再進去看看。」狗子即忙進去瞧了一瞧，二美人復好如初，還是本來面目。狗子歡喜，吩咐妻妾進去，不許再看。復又出來歸坐，向手下言道：「快看酒來，款待三位。」真個是閣老府中諸事方便，立時擺來兩桌酒席。世蕃陪著弟兄三人坐下飲酒。正然又要請變戲法，忽聽的院內嚷道：「福壽兒，還不躲開，看騾子踢著。」這也是合該生事。這福壽兒乃是家生子，他娘正在西耳房內聽見這話，懷著個肚子出來一瞧，望眾人言道：「你們見了鬼了？放著一條板凳，有了什麼騾子！狂聲死氣的嚇我這麼一跳。」小塘聽見這話心內著忙，偏偏的承光又要下去小解，及走到西廊，也被那孕婦衝的露了本相。

年七原來認的承光，一眼看見，說：「大爺不要陪他們吃酒了，這個文員外就是從前的光棍徽承光，充配揚州，他又偷盜庫銀從邪遁裡逃走，如今正要拿他，不打想他投了來了。」世蕃聞言，心中大怒，說：「好大膽的奴才，竟敢進我府中誣騙元寶。小廝們，快忙與我拿下。」正然說著，嚴嵩也下朝來，問知原故，吩咐人役一齊動手。小塘時下用隱身法隱住弟兄三人的身體，照嚴嵩父子與年七吹了一日仙氣，嚴嵩變成小塘，世蕃變成承光，年七變成一枝梅，眾人役難辨真假，一齊趕上按倒，短棍鐵尺亂敲亂打，打了一會，小塘在暗中收了仙氣，一個個露出本相。眾人才知道打的是自己的主子。一齊跪下哀求饒命。嚴嵩說：「此乃妖人的邪術使然，怪不的你們，待我明早上本，捉這三個妖人，以報此恨。」言罷回後宅而去。這且不提。